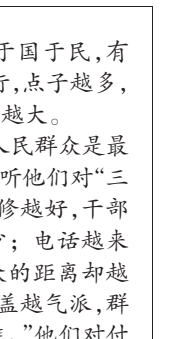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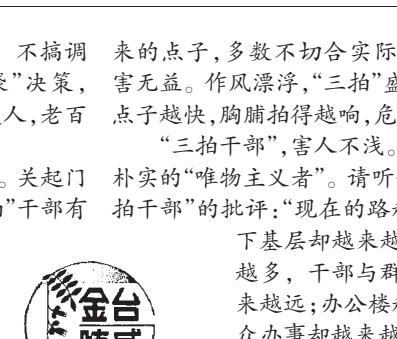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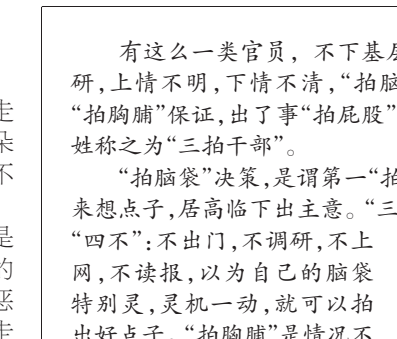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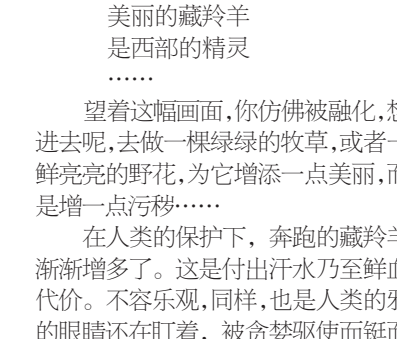


头晕、胸闷、强烈的高原反应，海潮般袭来。汽车吃力地爬到海拔 4000 多米，猛然，车窗外闪过一块标牌：进入野生动物王国。哦，遥远又神秘的可可西里终于到了！

大家兴奋起来，忘记了身体的不适。顺着并行的青藏公路向两边望去，大片无边无际的绿中带黄的草滩、湿地，再远处的四季敷雪的、闪烁着圣洁之光的雪峰。在这无际的大野，青藏铁路像钢铁天梯横穿而过。这博大、空旷之中，寂静得只能听见自己悠长细细的耳鸣……朋友身体很强健，他慢慢爬上高高的青藏铁路的路基，一点一点地往前走，向四周观察。那么远了，我轻轻唤了一声，他就扭过头来。我始知，这里真是远离喧嚣。天是蓝的，那蓝是原始的蓝，是婴孩的眼神，沁人心脾，叫人心醉。白云叠得那么厚，像刚裂开的蜜桃那种白。地上有许多植物，像蒲公英的带有绒毛球的、像萝卜一样的大叶但通体紫红的，不少叫不上来的植物。一条清澈无比的小溪，浮着很多水泡，在哗哗流淌，它应该是远处的雪山漫流下来的。这里是不会有鱼的吧？可是听到同伴的惊呼：鱼！果然是像泥鳅一样带着花纹的鱼在悠然地游着……唉，水至清也有鱼啊！

看，藏羚羊来了！果然，北边的草滩出现了那种可爱的土黄色的动物，在窥视着，徘徊着，它的叫声比家羊略粗、短促……我们立即隐蔽起来，把汽车也开到一个土坡后。经过几分钟的观察，有两



只藏羚羊闪电式冲过青藏铁路留给它的通道。而另外一只则踟蹰着，大概是闻到了人的气味。而过去的两只，好像是母子俩，伫立在那里张望着，在等候伙伴。我们立即后撤，高度现代科技的摄像工具，使我们获得了照片，但一种强烈的内疚感在折磨着我们。走远了，我们还在回望那个通道，不知那只藏羚羊过去了没？它们是否一起欢乐地奔跑在草滩上……

汽车开到了野生动物保护站。站长其实在骑着摩托尾随着我们，看了证件，向我们笑了，这是个强健的藏族汉子，脸色黝黑，却有一口洁白的牙齿。他说，要是前几天你们来，就能看到放生。是在巡山时发现一只被狼咬死的藏羚羊，旁边有一只哀叫的小羊，他给抱了回来喂养。刚用奶瓶喂时，小羊不习惯，他就用嘴哺喂，后来小羊长大了，和保护人员嬉戏着。我看见了那张照片：在站长身后，那只小藏羚羊直立起来，好像要用小蹄蹬上他的肩头。我问：放生时它走吗？站长说：

不走，放两次都回来了。后来大家又放了第三次，它在草滩上站了好久，才跟别的羊走了。

在展室里，我们看到了有关藏羚羊的图片，其中有抓获的盗猎集团的图片，那是贪欲、残忍和罪恶的麇集。那一张张带血的藏羚羊皮会怎样刺痛你的心。真不知那披着用它的绒做成的名贵“指环披肩”（据说捏在一起就能轻柔地穿过一枚钻戒）的贵妇人会怎样想？她们的这条围巾上会有三条藏羚羊的生命。

展室里还有杭州一群小学生为藏羚羊的签名，他们用稚嫩的笔迹写下了：救救藏羚羊！布的上边还画了一颗大大的心。正中一幅大大的摄影照片一下子把我们照亮了。那是多么美的图景啊！是和蓝天一样颜色的卓乃湖，旁边的辽阔的草滩上，花朵一样开放着那么多的藏羚羊。白云、雪山……简直是一幅美轮美奂的油画：

美丽的卓乃湖
太阳下的风景

美丽的藏羚羊是西部的精灵……

望着这幅画面，你仿佛被融化，想走进去呢，去做一棵绿绿的牧草，或者一朵鲜亮亮的野花，为它增添一点美丽，而不是增一点污秽……

在人类的保护下，奔跑的藏羚羊是渐渐增多了。这是付出汗水乃至鲜血的代价。不容乐观，同样，也是人类的邪恶的眼睛还在盯着，被贪婪驱使而铤而走险的人总是有的。

站长说是前不久，有一辆路过的车翻了，里边是一对男女，受了伤。是他驾着车把他们送到几百里外的格尔木医院的。他们提出给酬劳，他谢绝了。大善必有大爱。在这高海拔、气候恶劣的地方，保护队员们巡山护卫，艰苦卓绝。站长对我说，前几天，顶着高原太阳强烈的紫外线正巡山时，一股雪山融化的雪水冲进草滩里的小河，变成一条汹涌的大河，瞬间，巡逻车被急流卷进去。大家好不容易脱了险，又把陷车费力推出来，但方便面等食品都被冲走了。夜幕降临了，高原的白天像火炉，晚上气温骤然下降，像冰窖。大家衣服湿透了，全身冻得发抖，谁也没有点火取暖，爱护草原的一草一木。回到保护站后，有两个队员病倒了。长期在这里，许多人都有高原病。

回来的路上，到昆仑山口，看见高高矗立的藏羚羊的雕像上，不知谁给系上了一条洁白的哈达，在山风中轻轻飘荡着，像昆仑山上的白云……

有这么一类官员，不下基层，不搞调研，上情不明，下情不清，“拍脑袋”决策，“拍胸脯”保证，出了事“拍屁股”走人，老百姓称之为“三拍干部”。

“拍脑袋”决策，是谓第一“拍”。关起门来想点子，居高临下出主意。“三拍”干部有“四不”：不出门，不调研，不上网，不读报，以为自己的脑袋特别灵，灵机一动，就可以拍出好点子。“拍胸脯”是情况不明，决心很大；心中无数，气壮如牛；保证说得震天响，高调唱得很好听，但承诺始终不兑现，下文成了一纸空文；第三拍——“拍屁股”，则是不得已而为之。有始无终，虎头蛇尾，毫无政绩，又不交代，只得悄悄地拍拍屁股，一走了之。“拍胸脯”是“拍脑袋”之后的规定动作之一，“拍屁股”乃是“拍脑袋”的必然结局。

“三拍干部”以为，好主意都是拍脑袋拍出来的。其实错了。殊不知，脑袋这个东西，是一个精密的加工厂，要有好的原料，才能加工出好点子。好原料哪里来？来自现实生活，来自群众的需求，来自对实际情况作深入的调查研究。“拍脑袋”是把人的认识过程倒了个儿，脚朝上，头向下。没有第一手的好作料，再聪明的脑袋，也拍不出高明的主意。朱熹诗曰：“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有活水，方能使渠清；没有活水，只能是一渠死水。民情和民意也是活水，有活水，才能使脑袋清“如许”。以其昏昏，怎能使人昭昭？“拍脑袋”貌似最省力，其实“拍脑袋”拍出

来的点子，多数不切合实际，于国于民，有害无益。作风漂浮，“三拍”盛行，点子越多，越快，胸脯拍得越响，危害越大。

“三拍干部”，害人不少。人民群众是最朴实的“唯物主义者”。请听一听他们对“三拍干部”的批评：“现在的路越修越好，干部下基层却越来越少；电话越来越多，干部与群众的距离却越来越远；办公楼越盖越高，群众办事却越来越难。”他们对付“三拍干部”有一个办法：敬而远之。

目前，我们正处于大发展时期，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要找出解决问题的好办法，只有沉下去，多看多听多想。谁了解更多情况，谁才能获得真知。把问题掰开揉碎，谁就有更多的发言权，就能拿出实实在在的解决办法，从而提高干部在群众中真正的威信，方能在百姓中站住脚跟。不去“调查”，不作“研究”，心中无“数”，百姓当然不会买你的账。

作风蜕化虽是一种“慢性病”，但对“慢性病”之害，也不可等闲视之。有位领导同志说，如果说贪污腐败是党的“致命伤”，作风蜕化则是“慢性病”，也会影响党的生命力。有些人虽然没有违法，但作风蜕化，如果不注意，照样会“病入膏肓”，最终致命。这话听来虽然有点刺耳，却是说出了实情，值得我们严加关注。

改变干部作风，提倡将“三拍”变成“三勤”：勤下基层，勤于思考，勤于动手。这是治疗干部作风蜕化的一张良方，有意改变作风者不妨一试。

庆中亚天然气管道竣工

张国宝

丝绸之路，驼铃漫漫，史诗浩瀚。张骞出使，唐僧取经，经西域大宛。西出阳关，雪满弓刀，几多惨烈征战。凭谁知，汗血宝马，故里星移斗转。能源外交，纵横捭阖，中亚天然气管，穿越大漠，飞渡长江，蓝流达湘赣。不是梦幻，钢龙万里，腾起阿姆河畔。土乌哈，石油壮士，誉满天山。



秋天

（外一首）

詹成林

流水把头低下来
在岩石裸露的溪边
发出细碎的耳语

落叶稀疏了田野
盛装的稻谷和大豆
从草垛旁走过
村子静静地
秋天坐在高岗上
有一丝哀落
有一丝疲惫

粉墙黛瓦的村庄
愈发俊朗
红红的柿子、微熏的高粱
和一垄垄葱绿的油菜
在村前屋后画着水彩画
毫不吝啬地
把季节的祝词
写在大大的扉页上

沧溪月

悄无声息
一只白猴从屋檐滑落

古树低头不语
村庄藏头露尾
月下的沧溪
白的更白 黑的更黑

银篴挺立岸边
月影潜入樾林
神龙谷里似有神龙游动
半明半暗的祠堂
让人难以靠近

独坐廊桥的低语
月色洗濯疲惫的身影
千年沧溪牵着千年的月亮
在秋虫的鸣唱里
我把自己交给
半亭月色 一涧泉鸣

古凡古几，劳驾劳驾

益希单增（藏族）

搞好民族团结，加强民族团结，发展民族团结，这三句话已经不是什么口号，不是书面上的好看词，也不是谁强加给谁的东西。如果不把这三句话变成时代的必然与潮流，变成认真实践的宗旨，那么，你这个民族就不可能有经济发展的动力，不可能发展成为当今跟汉族一样跟其他民族一样的繁荣与昌盛。我是过来人，我是西藏革命史的目击人，民族团结、藏汉团结的重要性深

大地

（中国画）郑希林

族的纯洁性，对被同化的担忧，对发展藏本性的“本民族利益考虑”，有一阵子实在让我昏头转向。我当了 18 年的西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的常委，我就弄不懂为什么西藏农牧区的小学里，居然排斥学汉语汉文，取消学汉语汉文，说只有这样才能保持藏民族的纯洁性和藏文的发展。这种奇怪的状况到上世纪 90 年代中期才改过来。现在好啦，汉语汉文（标准）成了我们国家的通用语。否则，一个西藏老百姓去内地，不带上一个翻译是寸步难行的。

在我 11 岁的时候，一个贫寒的老阿妈在我给她买来 30 斤青稞口粮后对我说：“布，现在能活下去就算是一个幸福，其他事情我什么也不想去懂！”我说：“阿妈，你敢学几句汉语吗？古凡古几，劳驾劳驾，你总会说吧？”老阿妈笑起来说：“那当然了，不会这几句我早就饿死了，一点幸福也没有了。”

原来，西藏叛乱的时候，就这么几句简单的藏语加汉语的哀求，也成了识别敌我的标识。古凡古几是藏语，是恳求的意思。一天，搞西藏独立的卫教军攻打小镇的时候，老阿妈跑到解放军的

鱼卤面

孙为刚

第一次听并吃到鱼卤面是在出海的渔船上。那年，我随船出海采访，中午，船员餐厅的小黑板上写着：午饭：鱼卤面。

那天中午，我第一次吃到了鱼卤面。面条只是普通的挂面，卤汁是由鱼汤做底，用淀粉勾兑成稀饭样的卤汁，浇在面条上，吃一口，面条爽滑，鱼肉咸鲜，味道自然非同一般。我一口气连吃两碗，待要盛第三碗时，盛鱼卤的盆已经盆底朝天。虽然心有不甘，也只好作罢。船上大厨看出我的遗憾，就安慰我说：船上的鱼卤面受条件所限，不地道，等上了岸，你到我家，让你嫂子给你做一次地道的鱼卤面。

原以为大厨只是说说而已，没想到上岸后不久，一天，大厨打电话给我，让我到他家吃真正地道的鱼卤面。恭敬不如从命。中午，我如约而至。大厨的妻子是一位海边生、海边长的渔家嫂子，一看就是个麻利能干的主儿。离开饭还有一段时间，大嫂给我说了鱼卤面。鱼卤面的面条最好是手擀面，中午要吃鱼卤面，最好早上就要和好面，放在那里醒着，要不然面里有硬疙瘩，擀出来的面条自然不均整。俗话说软面饺子硬面条，意思是说擀面条的面要硬一些，不然开锅就烂，面条没有咬劲。做鱼卤的汤，大部分海鱼都可以做，且不分大小，只要新鲜就行。胶东沿海，海鱼众多，做鱼卤面卤汁最地道的莫过于一种叫做红鞋鱼的（学名鲳鲙红娘鱼），也有有的地方叫它红头鱼、红娃娃鱼等，这种鱼个头长不大，大的不过半斤左右，小的只有二三两，因头和背部颜色深红，且形状颇似老式鞋子而得名。胶东沿海的渔家之所以用它做鱼卤面的卤汁，一是因为它的汤特别鲜，二是因为这种

神州木兰园

徐刚

如果我们倾听大地，这个世界还是会有人出其不意的感动和惊讶。

己丑立秋过后，我踏上祖国大陆最南端的徐闻的红土地时，扑面而来的除了香蕉园、菠萝园的气息外，又多了一种清淡幽雅的木兰的芳香，便直奔“神州木兰园”而去。在这之前，北京和广州的植物学家告诉我，徐闻有一位以钢铁生意起家，后转而种植木兰园的年轻人，辟 1560 亩木兰园，其树珍稀，其花名贵，其人叫朱开圃。园中有 100 多万株木兰，40 种为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的保护树种，36 种已列入中国植物保护红皮书。除了不胜惊讶，我也有点将信将疑，尤其是木兰科中极度濒危

雨燕作品研讨会在京召开

陆令寿散文在金坛研讨

由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协会、《民族文学》杂志社、利川市市委、市政府联合举办的雨燕长篇小說《这方凉水长在泉口》（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研讨会，在泉口举行。小说紧紧抓住选材的独特性，让读者能通过流行渐远的历史独烟，熟悉鄂西南土家族地区的文化积淀，并催化人们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

武警作家陆令寿的散文集《换一种活法》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书中所收四十多篇文章，描绘了对家乡故土的深情，对从戎卫国的责任，有亲情和友情抒发，有人生感悟，也有读书札记。文笔率真，情意细腻。近日在作者家乡江苏金坛市举行了首发式及研讨会，作者向家乡有关方面赠送了散文集。

（祥书）

更正：八月二十六日二十版《歌声涌动六十年》一文中《我们要和时间赛跑》的词曲作者瞿希贤，应为袁水拍和瞿希贤。

读《木兰园》

徐刚

我读懂观光木了吗？还有各种木莲：绣木莲，大花木莲，椭圆叶木莲，香木莲，毛木莲，毛桃木莲，马关木莲；各种含笑：法斗含笑，白花含笑，多花含笑，峨眉含笑，广东含笑，金花含笑，石碌含笑，醉含笑……

我去“神州木兰园”时，花期已过，我在园中闻到的木兰香味是从枝叶树干发出并弥漫开去。那些千姿百态的花是从画册上看到的，摄影者也是朱开圃。其摄影作品，是我读过的同类题材中最为传神、感人的，你看那些含笑木兰，是真切切的各种不同的笑容，可以类比的大约也就是孩子们的、少男少女的笑容了。朱开圃之于木兰，可以用“敬畏”一词概而括之。

敬畏一棵树，就是敬畏大地，敬畏历史。木兰科植物起源于 1.4 亿年前，是古老的珍稀植物群体，许多品种在地球上轰轰烈烈的造山运动及地壳演变中均已永久地消失，幸运的是中国仍然是极其珍稀的木兰科植物分布最集中的国家。木兰科植物在当今世界已绝对谈不上声势浩大，她的魅力却在于自甘寂寞，并开放出无与伦比的美丽花朵。

告别“神州木兰园”的时候，真是恋恋不舍了，为这片正在变得富饶的红土地，为这些在红土地生根开花的木兰树林，当我回首，企图再一次把华盖木的身影细细打量时，我仿佛听见了这样的声音：给你树木和森林，你要倚靠它们，并且在敬畏中沉思默想：怎样稳固自己？给你树木和森林，就是给你大地，给你山上留下的清水；但你要劳作，爱惜这土地，按农时播种五谷杂粮；你守望家园，这林子里便开出赞美的鲜花，土地上便会有收获……